



陈赞贤：子弹打不倒的革命信仰

□ 伍 岳

赣南是革命老区，作为土生土长的赣南人，我从小便听说过许多革命烈士的故事，也曾多次瞻仰他们的故居、墓碑、纪念馆。陈赞贤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我再次来到陈赞贤纪念馆缅怀先烈。陈赞贤纪念馆位于赣州市南康区旭山公园内，周围葱翠掩映、湖光潋滟。走近纪念馆，迎面是一座褐色牌楼，牌楼的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：“鞠躬尽瘁千秋仰，取义成仁万载传。”踏过台阶，进入牌楼内，东西两厢为廉政教育馆和初心使命馆两馆，正对着的就是陈赞贤纪念馆主馆。三馆皆是红漆圆形木柱，青砖为墙，斗拱门楣，黄色琉璃瓦覆顶，呈现古建筑风格。其中，主馆共有三层，一进大门，是一尊陈赞贤半身雕像，展馆大厅墙壁上悬挂着的那一张张照片、一件件文物、一段段文字，将革命烈士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陈赞贤，字子襄，1896年出生于江西赣州南康县东山乡陀圳村的一户农民家庭。读过私塾，后由东山乡立小学考入南康县立高等小学。少年陈赞贤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得到的书刊，接受新鲜事物，并切身感受到辛亥革命失败后，在北洋军阀腐败昏暗统治下人们贫困痛苦的生活，初步孕育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思想。16岁高小毕业之后，陈赞贤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。在讲武堂里，他通过阅读大量进步书籍，对近代中国历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，对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相统一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认为“中国之耻，亦即吾同胞之耻也”，并发誓要“卧薪尝胆，以求雪是耻而报我仇也”。1913年，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讲武堂被解散。陈赞贤返回家乡，看到儿童还在读“人之初”一类的“老八股”，心里很不平静，于是放弃升学打算，改计攻读南康教育。几年之间，他辗转于几个小学任教，直到1918年，创办了东山高等小学。

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

建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在五四运动中，陈赞贤利用东山高等小学校长身份，在南康组织了全县学生联合会和救国会，领导南康人民进行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、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。在学校里，号召学生阅读进步书籍，启发学生“要有革命心，赶走卖国贼，中国才可强盛”，在家乡青年心中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1921年，陈赞贤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次年，他认识了中共江西党组织的创建者赵醒侓，并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洗礼，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。在赵醒侓帮助下，陈赞贤投笔从戎，远赴广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部队，完成了教育者向革命者身份的转变。同年5月，他随北伐军入赣，由于长途行军，劳累过度而患病，不得不回乡医治。在家养病期间，他领导南康人民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贪污公款的斗争，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，展现了领导能力。

1925年7月，在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赵醒侓的介绍下，陈赞贤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8月，他按照全国总工会的指示回到赣州，组建赣南工会组织，开展工人运动。同月，创建了赣南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赣州支部，并担任支部书记。

赣州，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。它物华天宝，地形险要，处于武夷山脉、南岭山脉、罗霄山脉交汇处。它三面临水，层峦叠翠，章水和贡水在此汇流，形成了江西省最大的河流——赣江。它东接闽西，南连粤北，长期以来都是赣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赣州革命运动的开展，对赣南各县关系重大，对闽西粤北也有影响。陈赞贤来到赣州以后，一方面积极传播革命思想，大力培养工农干部和青年；另一方面，全力组建赣州总工会。陈赞贤到工人群众中，深入了解赣州工人的生活状况。赣州工人阶级中工业工人较多，行业分散，工作条件艰苦，劳动时间多在十二小时以上，而工资



却养活不了两口子，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，还时刻面临失业的危险，生活极度困苦。在他的努力动员下，1926年11月，赣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赣州城召开。陈赞贤在工作报告中向工人提出了包含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、增加工资、实行同工同酬、反对打骂工人等在内的六项号召，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赞贤为委员长的赣州总工会执行委员会，自此拉开了赣州工人运动的序幕。

面对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，赣州资本家非常恐惧，为破坏罢工斗争，他们采取了威胁、利诱等各种卑鄙手段劝说和收买陈赞贤，“只要你离开赣州，商会愿以四万块大洋相赠。”但遭到陈赞贤严词拒绝，“我来赣州是奉全国总工会的委派，革命者岂能贪财”。迫于革命形势，钱庄资本家不得不妥协，在劳资集体合同上签字，工人的工资得到增加，生活有了改善。

不到一年时间，由陈赞贤领导的钱业、中药业、洋货业工人大罢工相继取得胜利，宋庆龄和张太雷在考察赣州工人运动后，认为其成绩和影响仅次于广州。赣州工人运动因此也获得“一广州，二赣州”的称誉。

正当赣南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之际，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反动势力进驻赣州镇压工人运动。

1927年3月6日晚，国民党反动派以“制造阶级斗争”“扰乱治安”“破坏社会秩序”等莫须有罪

名逮捕了陈赞贤，并逼迫其即刻签字解散总工会，彻底停止工人运动。陈赞贤怒斥反动派：“我从事工农运动，何罪之有？你们镇压民众，破坏革命，才是大罪弥天”“头可断、血可流，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。”面对反动派的枪口，陈赞贤毫无惧色、大义凛然。在生命最后一刻，陈赞贤高呼“打倒新军阀”“赣州总工会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，身中十八颗子弹，慷慨就义，年仅31岁。

赣南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，并没有被刽子手的暴行吓倒，陈赞贤的牺牲，更激发了赣南人民前仆后继、不怕牺牲、坚决斗争的英勇气概。在悼念陈赞贤时，赣州总工会代委员长钟友仟写的挽联是：“你死我来，看他怎样！”中共赣州地委和各县党组织继承烈士遗志，坚定革命信仰，继续领导赣南的工农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、土豪劣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如今，走进赣州市中心城区八境公园，松柏掩映之下，陈赞贤烈士亭巍然伫立。这座纪念亭始建于1954年，由当时赣州市工人捐献筹建，供后人瞻仰纪念。

英雄的魂，已归故里；英雄的血，泽润大地。在陈赞贤出生的南康东山，依山而建一座东山公园，陈赞贤的墓碑就坐落于东山公园一亭中，背倚青山，庄严肃立，当地的党员干部和学生常常前来扫墓祭奠，缅怀先烈。离东山公园不远，在东山桥头、蓉水之畔，赞贤小学书声琅琅，它的前身就是陈赞贤创办的东山高等小学。这里的教师，用他们第一任校长陈赞贤的红色故事，教育着一批又一批学生。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迎着朝阳，红旗猎猎，孩子们胸前飘舞的红领巾显得格外鲜艳……



老家门口的皂荚树

□ 李海培

老家门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两人牵手才能合围的皂荚树，皂荚树上垒着几个喜鹊窝。晴朗的天气，瓦蓝的天像水洗过，成群结队的喜鹊喳喳地、喳喳地地在皂荚树枝上嬉戏，闹够了就飞到宽阔的农田里觅食。小时候我常常蹲在树下，仰头看树上喜鹊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
12岁那年，我的脚背上生了一个毒疮。父亲在皂荚树上砍了些“张牙舞爪”的皂角刺，放在药罐里煨，用煨好的汤汁清洗毒疮周围，连洗了两天，再用尖利的皂荚刺挑破毒疮把脓放出来，很快肿也消了、疮也好了。不久，生疮处长出了嫩肉。

春天皂花满天星，炎炎夏日绿成荫。记忆中，这棵“头上长角、身上长刺”的皂荚树，虽然“名分”上属于我家，但实际上是村子里上百户人家的共用树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买糖要糖票、买布要布票、买肥皂要肥皂票，皂荚便成了稀罕物，洗衣、洗头、洗澡等都离不开皂荚。

每年秋季，皂荚树叶变黄，纷纷飘落，皂荚由青色变成油亮的褐色或紫黑色时，就可以采摘了。皂荚成熟的季节，母亲在竹竿上绑一

把锋利的镰刀，割下一些挂在低矮处的皂荚，慢慢阴干后，留下一些自家用，剩余的则一篮一篮地馈赠给邻居和亲戚。镰刀够不着的那些生长在高空的皂荚，则在树上风干。

初冬，寒风阵阵，风干的皂荚从树上簌簌地落下来，落在晒坝头（晒农作物的地方）、竹林里、草堆上或猪圈顶上，寨子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在树下捡拾。冬天的每个早晨，我家的晒坝头、竹林里，都有穿着臃肿棉衣的男女老幼在捡干皂荚。母亲烧燃柴火，请他们去家里烤火暖身，捡不到或捡得少的就送一些家里存留的皂荚给他们。

洗头时，母亲将皂荚放进烫手的柴灰里焯熟，刨出来捣碎，皂荚紫黑色的表皮黏附着网状的细丝，细丝下有一层淡绿的酩酊的散发着清香的胶状物（皂苷），中间裹夹着褐黑色的皂荚籽。将其剔除后，用皂荚的胶状物在热水浸湿的头发上涂抹搓揉，让泡沫浸润发间，这时远远就能闻到皂荚特有的清香。末了，用温水一漂洗，待头发干后，黑亮飘逸，丝丝顺滑如瀑。

那时，村前的小河流淌着一湾清澈明亮、波光粼粼的河水。河岸垂柳依依，河里水草蒹葭，鱼虾穿

梭其间。春节前后，只要天气晴好，姑娘媳妇们便在河边倾斜平滑的洗衣石上，用皂荚洗衣、洗被套床单，将烤熟的皂荚用棒槌敲碎，裹在衣服里捶打搓揉，三下两下就溢出白生生的泡沫。敲打衣物的捶衣声像春天的鼓点此起彼伏，汗渍油渍在棒槌的敲打下逃遁得无影无踪。用皂荚洗涤的衣物晒干后，散发着好闻的香味。

母亲还会用皂荚熬制一种洗澡用的“皂荚膏”。将皂荚在火里烧糊，剥去表层放入砂锅，加清水，用火文熬酹，用纱布过滤，汁液又黏又稠，冷却后就成了“皂荚膏”。在农忙季节，烧上一大盆水，用“皂荚膏”洗涤身体除汗除垢，舒爽无比。

那时候，在我们村方圆数百里的地方，大凡姑娘出嫁，陪嫁的箱子柜子里、被子中都要放些皂荚，预示着新人新家整洁干净、吉祥如意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30多年过去，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过去的茅屋瓦屋早已变成了乡村别墅，洁净的自来水通往各家各户，父老乡亲们都用上了半自动全自动洗衣机。各种洗涤用品应有尽有，把需

要洗的衣物丢进洗衣缸里，倒进一定比例的洗衣粉洗衣液，洗好后甩干烘干，拿出来熨好就可以穿在身上，方便又省力。人们在寒风中守候几片皂荚洗衣洗头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。可是，我还会常常想起老家门口那棵挂满了皂荚的大树，想起那密密麻麻的皂荚在风中摇曳，发出哗哗啦啦的悦耳响声，想起母亲用皂荚给我洗头、姐姐到河边给我用皂荚洗衣，姑娘们在皂荚树下捡皂荚……这些画面像一幅幅悠远的风景，清幽质朴，唤起我悠长的思念和乡愁。

侄儿说，皂荚作为加工洗涤用品的工业原料和药用植物，每年都会有商家来村里收皂荚，现在这棵树上的皂荚每年要卖好几百块钱。

皂荚树根深叶茂、生生不息，历经风雨雷电，依然伫立在老家门口。它洗涤日子，擦亮岁月，洁身净衣，呵护生灵，成为我生命中一道永不磨灭的风景。



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！江流宛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；空里流霜不觉飞，汀上白沙看不见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……

在百花齐放的唐代诗苑中，《春江花月夜》享有“以孤篇盖全唐”的盛誉。闻一多先生称赞它是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其作者张若虚生活在初、盛唐相交之际，因“文词俊秀”而位列“吴中四士”，虽其存世的作品寥寥，但《春江花月夜》一首便奠定了他诗坛大家的历史地位。那么，这首诗何以“孤篇横绝”“以孤篇盖全唐”呢？

浩瀚无垠的时空意识。《春江花月夜》中回荡着浩瀚无垠的时空意识，而这正是唐朝开拓盛世的气象所在。唐朝的崛起，一扫前代的分裂散乱，给社会带来了繁荣安定。尤其是唐太宗时期，国力强盛、文化繁茂，为大唐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张若虚身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上升期，其诗作《春江花月夜》一改前朝的浮华诗风，以浩瀚无垠、生机蓬勃的时空意识，为唐朝文学谱写了恢弘华丽的序曲。

这首诗意蕴无穷，抒发着对生命的咏叹。时空无涯，而人生有涯，诗人于月夜春江上的万千风光中，激发起“以有涯逐无涯”的沉思。诗的起首从春江花月夜的美景中娓娓道来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”，春潮无边无际，似与大海相接，而一轮明月又仿佛腾空生出于海天之间，此处诗人不用“升”而用“生”，一字之别，给月与潮都赋予了生命的伟力。波光粼粼的江水壮美宏阔，似有千里万里之辽远，而晶莹茂密的春花又如雪珠团簇般盛放于月下，充满了生命的芬芳与细腻。月光轻泻如飞霜，月色皎洁无纤尘，澄澈明净，似真似幻，由此唤起诗人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之问。自汉代以来，在许多文学作品中，人们都抒发了人生苦短感悟，甚至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”的迷茫。而《春江花月夜》却以达观的态度和胸怀道出了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的自然规律。从个体生命来说，百年不过匆匆，而从历史长河看，代代传承，延绵无尽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，但如果将平生的志向融入亘古川流的历史长河中去建功立业，就可能得到不朽的功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的一生又是无限的。“不知江月待何人”，一个“待”字，似乎暗示着山河有待，而山河所待者又是何人呢？必是那些影响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。江水滔滔不绝，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这种磅礴大气的时空意识，这种将人生放到无穷时空中与之融为一体的生命观照，正是诗至大唐才开拓出来的宏伟气魄。

蒸蒸日上大唐气象。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段繁盛时期，才华横溢的文士们渴望建功报国，他们豪情满怀、积极踊跃，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，《春江花月夜》正是在这样国力蒸蒸日上时代中创作的。全诗语言清丽流畅、优美自然，将读者引入一个清雅、绮丽、宏阔的美妙世界中。诗人漫步于春夜江上的月下美景中，览夜空之无穷，叹明月之悠久，感人世之有情，其情感基调是真挚的、动人的。

自“白云一片去悠悠”起，诗人由物及人，想象月夜下离人的一片相思。别离诗是唐代兴盛起来的一大诗歌类别，对月思人也是唐诗中比较常见的主题。唐代国力强盛、社会繁荣，才士们志向高远、意气风发，纷纷奔走于赴边从军、应举赶考、漫游求学、仕宦天下的路上。尽管怀抱的是建功立业的火热雄心，但夜深人静之时，离家万里、天各一方的游子们，又怎会不涌起对亲人、对爱人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的悠悠思念？而在追求人生进取的过程中，离别是在所难免的，《春江花月夜》虽极尽宛转缠绵，但始终哀而不伤。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”虽然不能相聚，但只要同心同德，两心定能相伴一起。全诗在写尽离别意后，把结尾落到一个“归”字上，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”，此时此刻，面对归家的游子，江也深情，月也依依，人世间一切经过波折的过往，就好像经过别离的团聚一样，滋味愈丰而回味无穷。

何以『春江花月夜』孤篇盖全唐

□ 邓田田



味无穷。

物我相融的意境展示。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范畴之一，指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具体图景与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情感高度统一，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。《春江花月夜》创造了一种情、景、理交融的幽美深邃意境，为后世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创造提供了优秀的样板。意境是“我”与“物”的融合，唐代诗人王昌龄在《诗格》中提出了为中国传统文学审美所认同的“三境说”——“诗有三境：一曰物境。二曰情境。三曰意境。”第一层境界为物境，“欲为山水诗，则张泉石云峰之境，极丽绝秀者，神之于心，处身于境，视境于心，莹然掌中，然后用思，了然境象，故得形似”。第二层境界为情境，“娱乐愁怨，皆张于意而处于身，然后驰思，深得其情”。第三层境界为意境，“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，则得其真矣”。“物境”的对象是客观事物，“情境”的对象是主观情感，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合为一体，物我交融，此即为“意境”。“意境”是诗歌创作中的最高境界。

在张若虚的笔下，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、白云、江浦、扁舟、小楼等客体与“人”这个主体通过场景与视角的不停转换，构造出虚实相生、情景交融、言在意外、象外有象的诗性意境，具有无穷的审美趣味。诗人从江上美景入笔，对月沉思，由月之永恒引发出对时空无限的感慨，继而睹月思人，以月下人间的悲欢离合为对象，抒发对人间万缕深情。月升月落，心随月游，诗人的诗笔从月夜写到内心，从理性追问到情感低吟，由是达成“物境”与“情境”的高度统一，折射出诗人对生命的热爱、对永恒的追求以及对精神世界的无尽思考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对后世影响巨大，很多文学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此诗的影子。譬如苏东坡，其关于“永恒”的探讨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”恰似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的续想。其关于“月与离别”的咏叹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恰如“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”的共鸣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一诗清丽妙曼、轻盈宛转、深邃朦胧，其背后却自有一股追寻不朽的坚韧气骨与进取雄心，使后世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代之音的回响。

